



浙江文獻集成

范道濟 點校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五冊

中華書局

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五册

范道濟
點校

中華
書
局

東坡先生編年詩卷二十五

古今體詩五十六首

元豐八年乙丑正月自泗州往南都，得請歸陽羨，五月抵常州後作。

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

其一

十里清淮上，長堤轉雪龍。
冰崖落屐齒，風葉亂裘茸。
萬頃穿銀海，千尋度玉峰。
從來修月手，合在廣寒宮。

其 二

攢眉有底恨，得句不妨清。霽霧開寒谷，飢鴉舞雪城。橋聲春市散，塔影暮淮平。不用殘燈火一作「燭」，船窗夜自明。

書劉君射堂

（一）集本云：劉乙新作射亭。公自注：乙父嘗知眉州。

蘭玉當年刺史家，雙韃馳射笑穿花。而今白首閒驄馬，只有清尊照畫蛇。寂寂小軒蛛網徧，陰陰垂柳雁行斜。手柔弓燥春風後一作「暖」，置酒看君中戟牙。

〔二〕劉君：本集元豐七年冬有《與泗州劉倩叔遊南山·浣溪沙》詞，疑即其人。

孫莘老寄墨四首〔一〕

其 一

徂徠無老松，易水無良工（二）。珍材取樂浪，妙手惟潘翁（三）。公自注：潘谷作墨，雜用高麗煤。魚胞熟萬杵，犀角盤雙龍（四）。墨成不敢用，進入蓬萊宮。蓬萊春晝永，玉殿明房櫳。金牋灑

飛白^{〔五〕}，瑞霧縈長虹。遙憐醉常侍^{〔六〕}，一笑開天容。

〔一〕孫莘老寄墨：史容《黃山谷詩注》云：「孫莘老，元豐末自南京召爲太常少卿，遷秘書少監。哲宗即位，兼侍講。」而施氏原注引李端叔之儀《跋》云：「近時以筆墨爲事者，無如唐彥猷，雅致自將，故所錄皆絕俗。其子垌行筆無家法，而類蔡君謨，然亦自可喜。家世相因，所有多佳墨，未嘗妄與人，蓋非東坡不可得。莘老作字至不工，每得佳墨，必快然思見東坡。孫時初入講筵，乃以爲寄。」云云。按，孫時爲秘書少監，詩中明云「歸天祿」，非講筵也。哲宗朝始兼侍講耳。

〔二〕易水良工：《澠水燕談》：李超，易水人，與子廷珪至歙州，其地多松，因留居，以墨名家。超本姓奚，江南賜姓李氏。陸友《墨史》：奚廷珪，易水人。或曰李廷珪，本姓奚，江南賜姓李，非也。蓋居歙者李氏，籍宣州者奚氏，各是一族，而名偶同耳。自蔡君謨以來，皆言李廷珪即奚廷珪，惟黃孝秉云「奚墨不及李」。按，《墨經》云：「觀易水奚氏、歙州李氏，皆用大膠。是族有奚、李之分，居有易、歙之異矣。」廷珪，超子，世爲南唐墨官。其墨能削木，誤墮溝中，數月不壞。

〔三〕潘翁：注見前。

〔四〕盤雙龍：注見上卷。

〔五〕金牋：本集《試墨雜記》云：「世云蜀中冷金牋最宜墨，非也。惟此最難爲墨，常以此牋試墨，惟李廷珪乃黑。」

〔六〕常侍：《唐書》：劉洎爲散騎常侍，太宗作飛白賜群臣，洎登牀，引手得之。上笑曰：「昔聞婕妤辭輦，今見常侍登牀。」

其二

谿石琢馬肝，剡藤開玉版。噓噓雲霧出，奕奕龍蛇綰。此中有何好，秀色紛滿眼。故人歸天祿〔一〕，古漆窺蠹簡。喻麋給尚方，老手擅編剡。分餘幸見及，流落一歎赧。

〔一〕天祿：按，漢天祿閣以藏秘書。孫莘老時爲秘書少監，故云。注詳本題下。

其三

我貧如飢鼠，長夜空齧齧。瓦池研竈煤，葦管書柿葉。近者唐夫子〔一〕，遠致烏玉玦〔二〕。公自注：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。先生又繼之，圭璧爛箱篋。晴窗洗硯坐，蛇蚓稍蟠結。便有好事人，敲門求醉帖。

〔一〕唐夫子：唐林夫，名垆，其父名詢，字彥猷。注詳後。本集《雜記》云：行至泗州，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，與予端硯一枚，張遇墨半螺。

〔二〕烏玉玦：李廷珪《藏墨訣》云：贈爾烏玉玦，泉清研須潔。避暑懸革囊，臨風度梅月。

其 四

吾窮本坐詩，久服朋友戒。五年江湖上，閉口洗殘債（一）。今來復稍稍，快癢如爬疥。先生不譏訶，又復寄詩械。幽光發奇思，點黠出荒怪。詩成自一笑，故疾逢蝦蟹。

〔一〕口債：白居易詩：「口孽不停詩有債。」

留題蘭皋亭（一）

雪後東風未肯和，扣門遷客夜經過。不知舊竹生新筍，但見清伊換濁河。無復往來乘下澤，聊同語笑宋刻本作「笑語」說東坡。明年我亦開三徑，寂寂兼無雀可羅。

〔二〕蘭皋亭：本集《張氏園亭記》略云：「道京師而東，凡八百里，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。其中修竹森然以高，喬木蓊然以深，因汴之餘浸以爲池。予由宋登舟，三宿而至其下。張氏之子碩，求文記之。張氏世有顯人，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君始爲此園，作蘭皋之亭，以養親。其後增治之，於今五十餘年矣。」

和人見贈

只寫東坡不著名，此身已是一長亭。壯心無復春流起，衰鬢從教病葉零。知有雪兒供筆硯，應嗤鬢婦洗盆餅。回來索酒公應厭，京口新傳作客經。

和田仲宣見贈

頭白江南醉司馬，寬心時復喚殷兄。寒潮不應淮無信^(一)，客路相隨月有情。未許低頭拜東野，徒言飲酒宋刻本作「共飲」勝公榮。好詩惡韻那容和，刻燭應須便置觥。

〔一〕潮信：《乾鑿度》：潮者，水氣往來，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。

和王勝之三首^(一)

其一

城上湖光暖欲波，美人唱我踏春歌^(二)。魯公賓客皆詩酒，誰是神僊張志和^(三)。

〔一〕王勝之：元豐七年秋，自江寧移守南都。注詳上卷。

〔三〕踏春歌：《酉陽雜俎》：元和初，有士人醉卧廳事，見古屏上婦人悉於牀前踏歌，曰：長安少女踏春陽，無處春陽不斷腸。

〔三〕張志和：顏真卿碑文：玄真子，姓張氏，本名龜齡。以明經擢第。肅宗朝，改名志和。後不願仕，著書十二卷，號玄真子。大曆九年秋，訪真卿於湖州云云。徐獻忠《吳興掌故集》：志和，字子同，婺州人。肅宗朝，待詔翰林，出爲南海尉，遂放浪江湖，與陸羽往還，因托跡吳興。後，憲宗圖其像，求之不可得。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，顯而無事，不窮不達，嚴光之比。

其二

齊一作「齋」釀如澠漲綠波，公詩句句可絃歌。流觴曲水無多日，更作新詩繼永和。

其三

要知太守憐孤客，不惜陽春和俚歌。坐睡尊前呼不應，爲公雕琢損天和。

南都

一本作「部」，訛
妙峰亭〔一〕

千尋挂雲闕，十頃含風灣〔二〕。開門弄清泚，照見雙銅環。池臺半禾黍，桃李餘榛菅。無人

肯回首，日暮車斑斑。使君非世人，心與古佛閒。時要聲利客，來洗塵埃顏。新亭在東阜，飛宇臨通闌。古甃磨翠壁，霜林散烟鬟。孤雲抱商邱^(三)，芳草連杏山^(四)。俯仰盡法界，逍遙寄人寰。亭亭妙高峰，了了蓬艾間。五老壓彭蠡，三峰照潼關^(五)。均爲拳石小，配此一掬慳。煩公爲標指，免使勤躋攀。

〔一〕南都妙峰亭：留守王勝之所建，東坡爲題榜。見《淮海集》詩注。

〔二〕含風灣：張安道《劄子》云：關伯臺下有水淵，未嘗涸，宋人謂之商邱海。

〔三〕商邱：《樂全集》又云：昔高辛有子，曰關伯，至於帝堯，遷於商邱。主辰，故辰爲商星。今宋實商地，商邱在焉。俗名關伯臺，著於祀典。《名勝志》：商邱在歸德府城南二里，周二百步。

〔四〕杏山：歷代地志俱不載，惟《一統志》云：鈞州在開封西南二百餘里，城北有杏山。《洛陽記》云：仙人劉根嘗隱於此。

〔五〕三峰照潼關：韓愈詩：荆山已過華山來，日照潼關四扇開。

慎按：先生於元豐八年春至南都，得請歸陽羨。以詩考之，正王勝之守南都時也。施氏原本訛編此詩於起知登州之後，今改正。

附秦少游作：

王公厭承明，出守南宮鑰。結構得崇邱，巋然瞰清洛。是時謫僊人，發軔自廬霍。郊原春鳥鳴，來

此動豪酌。報投一何富，玉案金刀錯。新榜揭中楹，千載見遠託。謁來訪陳迹，物色初搖落。人烟隔鳬雁，田疇帶城郭。紅蕖隕風漪，沙礫卷飛籜。青青陵上姿，獨汝森自若。人生如博奕，得喪難前約。金椎初控頤，已復東方作。大明昇中天，龍鸞入階閣。深懲漁奪弊，法令一刊削。斯民如解懸，喜氣鬱磅礴。公平數登覽，行矣翔寥廓。

附子由作：

我登妙峰亭，欲訪德雲師。春陽被原野，澹渙含流澌。未復桃李色，稍增松桂姿。子子東來檣，冉冉將安之。萬物委天運，此身免奔馳。悵然懷舊游，一邱覆茅茨。清泠久沮洳，文雅空頽隳。提携二三子，醉倒春風吹。不見妙峰處，安知德雲期。南遷久忘反，有獲空自知。歸來覽新構，恍然發深思。遠行極南海，此地初不移。酌我一斗酒，盡公終日嬉。德雲非公歟，相對欲無辭。

記夢

并引

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，字皆旁行而不可識。旁有人道衣古貌，爲讀其中一篇，云：人事且常在，留質悟圓閒。凡四句，覺而忘其二，以告其客蘇軾。軾以私意廣之云。

圓閒有物物閒空，豈有圓空入井中（一）。不信天形真箇樣，故應眼力自先窮。連環易一作

「已」解如神手，萬竅猶號未濟風。稽首問公公大笑，本來誰礙更求通。

〔一〕圓空：《楞嚴經》：譬如方器，中見方空。吾復問汝：此方器中所見方空，爲復定方，爲不定方？若定方者，別安圓器，空應不圓；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，應無方空。

寄蘄簞與蒲傳正〔一〕

蘭溪美箭不成笛〔二〕，離離玉筍排霜脊。千溝萬縷自生風，入手未開先慘慄。公家列屋閑一作「閑」蛾眉，珠簾不動花陰移。霧帳銀牀初破睡，牙籤玉局坐彈碁。東坡病叟長羈旅，凍卧飢吟似飢鼠。倚賴春風洗破衾，一夜雪寒披故絮。火冷燈青誰復知，孤舟兒女自嚶咿。皇天何時反炎燠，媿此八尺黃琉璃。願君宋刻本作「公」淨掃清香閣，卧聽風漪聲滿榻。習習還從兩腋生，請公乘此朝閭闔。

〔一〕蒲傳正：《宋史·蒲宗孟傳》：第進士，歷集賢校理。神宗朝，累遷翰林學士兼侍讀，拜尚書左丞。未幾，御史論其荒於酒色，及繕治府舍過制。罷知汝州，徙知亳、杭、鄆三州，帥永興，移大名。宗孟厭苦易地，默默不樂，求知河中而卒。性侈汰，每旦刲羊十豕十，然燭三百，澡浴每用婢十人，一浴至湯五斛。他奉養率稱是。嘗以書抵蘇軾，云：晚年學道有所得。軾答云：有二事相勸，一曰慈，二曰儉。蓋鍼其失云。

〔三〕蘭溪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：蘭溪水源出苦竹山，其側多蘭。唐武德初改縣，指此爲名。今蘄水縣。

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〔一〕

山骨裁方斛，江珍拾淺灘。清池上几案，碎月落杯盤。老去懷三友，平生困一簞。堅姿聊自傲，秀色亦堪餐。好去髯卿舍，憑將道眼看。東坡最後供，霜雪照人寒。

〔一〕魯元翰：名有開。注見前。

漁父四首

其一

漁父飲，誰家去，魚蟹一時分付。酒無多少醉爲期，彼此不論錢數。

其二

漁父醉，蓑衣舞，醉裏却尋歸路。輕舟短棹任橫斜，醒後不知何處。

其三

漁父醒，春江午，夢斷落花飛絮。酒醒還醉醉還醒，一笑人間今古。

其四

漁父笑，輕鷗舉，漠漠一江風雨。江邊騎馬是官人，借我孤舟南渡。

慎按：以上四首，王氏本所無，今從宋刻本及施氏原本編錄。

李憲仲哀詞 并引

同年友李君諱惇，字憲仲。賢而有文，不幸早世，軾不及與之遊也，而識其子廌有年矣。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，泣曰：「吾祖母邊、母馬、前母張與君之喪，皆未葬。貧不敢以飢寒爲戚，顧四喪未舉，死不瞑目矣。」適會故人梁先吉老，聞余當歸陽羨，以絹十匹、絲百兩爲贐，辭之不可，乃以遺廌，曰：「此亦仁人之餽也。」既，又作詩，以告知君與廌者，庶幾皆有以助之。廌年二十五，其文曄然，氣節不凡，豈終窮者哉？

大夢行當覺，百年特未滿。遑哀已逝人，長眠寄孤館。念我同年生，意長日月短。鹽車困

騏驥，烈火廢圭瓚。後生有奇骨，出語已精悍。蕭然野鶴姿，誰復識中散。有生寓大塊，死者誰不窾。嗟君獨久客，不識黃土爓。推衣助孝子，一溉滋湯旱。誰能脫左驂，大事不可緩。

贈眼醫王

宋刻本有「生」字 彦若

鍼頭如麥芒^(一)，氣出如車軸^(二)。間關脉絡中，性命寄毛粟。而況清淨眼^(三)，內景含天燭。琉璃貯沆瀣^(四)，輕脆不任觸。而子於其間，來往施鋒鏃。笑談紛自若，觀者頸爲縮。運鍼如運斤，去翳如拆屋。常疑子善幻，他技雜符祝。子言吾有道，此理君未矚。形骸一塵垢，貴賤兩草木。世人方重外，妄見瓦與玉。而我初不知，刺眼如刺肉。君看目與翳，是翳要非目。目翳苟二物^(五)，易分如麥菽。寧聞老農夫，去草更一作「易」傷穀。鼻端有餘地，肝膽分楚蜀。吾於五輪間^(六)，蕩蕩見空曲。如行九軌道，並驅無擊轂。空花誰開落^(七)，明月自朏朏。請問樂全堂，忘言老尊宿。公自注：彦若，樂全先生門下醫也。

〔一〕鍼芒：《後漢書》陳忠疏云：「臣聞輕者重之端，小者大之源，故潰隄蟻孔，氣洩鍼芒。」

〔二〕氣出：《針灸經》：「鍼入三分，得氣即瀉。」

〔三〕清淨眼：《楞嚴經》：「吾今爲汝建大法幢，亦令十方一切衆生，獲妙微密性淨明心，得清淨

眼。」注云：「見離眚病，廓然分照，曰清淨眼。」

〔四〕琉璃：《楞嚴經》「佛告阿難：『如汝所言，潛根內者，猶如琉璃，彼人當以琉璃籠眼，當見山河，見琉璃否？』」

〔五〕目翳：《龍木論》：「目患有圓翳、冰翳、滑翳、濇翳、散翳、浮翳、深翳、橫翳、偃月翳、棗花翳、白翳、黑翳、胎翳、花翳、玉翳諸名。」《傳燈錄》：百丈云：「若作佛見法見，但是一切有無等見，名眼翳。」

〔六〕五輪：《龍木論》有五輪八廓內外之障，血輪屬心，水輪屬腎，氣輪屬肺，風輪屬肝，肉輪屬脾臟。

〔七〕空花：《龍木總論》：「凡眼初患之時，眼前多見蠅飛，花發垂螭，薄烟輕霧，漸漸失明。」

與歐育等六人飲酒

忽驚春色二分空，且看樽前半丈紅。苦戰知君便白羽，倦游憐我憶黃封。年來齒髮老未老，此去江淮東復東。記取六人相會處，引杯看劍坐生風。

觀杭州鈴轄歐育刀劍戰袍〔一〕

青綾衲衫暖襯甲，紅線勒帛宋刻本作「巾」光遶脇〔二〕。禿襟小袖雕鵲盤，大刀長劍龍蛇桺宋本